

書

經

卷三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有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

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

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

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

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紂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有作又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

夫音扶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閒不宜改元而又改

易去聲

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爲無易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日此漢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王曰嗟我友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長上聲
為去聲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
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
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
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
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
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
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不知
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干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充反

炮烙音
施洛謚
音必

阪班縻反剗空胡反。沈面弱於酒也。冒色
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
也。世子弟也。上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
任子弟也。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割剝
也。皇甫謚云。紂剗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
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
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
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
之。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後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
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全音

長上聲

度入聲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爲觀兵誤矣後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干凶惡盜賊
之人卽箕子所謂懷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
悔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
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心也義立也制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

曰左傳襄三十三年魯穆叔曰年鈞以賢義

鈞以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

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

離寡助之至力且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不同況德與義乎

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

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

命文考類干上帝宜干冢土以爾有眾底天

之罰

底致也家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禘意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
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於
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
乎禘。受命文考。即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
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
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
而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子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
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
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王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殲德彰聞

惟日

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犂黷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

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

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
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爲惡至極則滅德彰聞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喪去聲

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

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重平聲

召音邵
反天於驕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
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克之理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己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白乎民。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也。揚舉侵入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勛哉夫子罔或無畏。益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勛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
為不足畏盜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
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
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
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劑可見此日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文自
絕結怨之實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罰
斲側略反痛音鋪
斲斲也孔氏曰

強上聲

反
姐當葛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
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
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
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
意污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
是喪亾也爾眾士其勉力不古人有言曰撫
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
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
命已絕人心已去
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
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